

施蛰存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狮子座流星

2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施蛰存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狮子座流星

I216.2
39
:1(4)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06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狮子座流星/施蛰存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562-7/I·175

I 狮… II 施… III 小说、散文、日记-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一辑)

作者:施蛰存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562-7/I·175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巴金、冰心、老舍、艾青、梁实秋、施蛰存、柯灵、萧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甚至到了80—90年代，有的仍然宝刀未老，还在文坛拼搏。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浸润着我辈后学。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

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8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们选取巴金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1

前 言

施蛰存生于1905年，祖籍浙江杭州。他的幼年时代生活在苏州，后来才迁居至上海。

施蛰存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读中学时，开始学习写作，向报刊投稿。他曾与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创办《兰友》旬刊。上大学后，他更多地接触了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深受影响，并奠定了文学创作基础。

施蛰存从1922年开始小说创作，至1937年，共出版了《江干集》、《绢子姑娘》、《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9本书。前后共六七十个短篇小说。

他的小说作品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风格特色上,却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占有世所公认的一席之地。

施蛰存虽然从20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但他却把自己的创作生命从1926年算起。这一年,他在《瓔珞》旬刊上发表了成名作《上元灯》,受到了文坛瞩目,这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动力,又相继写出了一批有着“感怀往昔的情绪”的短篇小说,结集为《上元灯》,1929年由水沫书店出版。施蛰存称,这是他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1927年大学毕业后,施蛰存当过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和文学刊物的编辑,他先后编过七个文学刊物,其中最主要和长久的是《现代》,在此期间,施蛰存除了利用这块文学阵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大量西方新时代文学以及苏联文学,还结交了许多文坛朋友。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尽了力。

对于创作,施蛰存始终是不满足现有的成功和不断探索追求的,他说:“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本书中所收的《鸠摩罗什》,他做了半年多的准备,七易其稿才完成的。至于《魔道》等作品中人物变异心理的刻画和剖示,则是作者引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创作的试验。用这种意识流、蒙太奇的创作手法来写小说,特别是“心理小说”,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鲜见的。被评论家称为“新感觉派小说”。今天看来,施蛰存的探索 and 创作是现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流派。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1937年便挂笔了。之后的数十年中,他教书、钻研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写下了

为数不少的散文。这些散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作者的学识才华和对人生、创作的探求理解。他的散文，大多以随笔方式写出，平易简朴的语言，每见对人待世的灼见，凝练天然却又鞭辟入里。机智幽默往往在娓娓道来的温声漫语中闪现，那种独特的感受和晤谈的亲切，使读者如见其人，如听其声，如抚其心。即使是论学问，评书画，也似话家常，品香茗，赏花木，使人在心怡情旷中有所悟学。

施蛰存先生除小说散文外，还写过诗歌，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点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只选辑了施蛰存的部分小说、散文，及一部分日记，且限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这样很难看出施蛰存先生创作的全貌，但由此也可见其精彩的一斑。

对于施蛰存的作品，编者无意也无力作更多的评价，相信有心的读者自会从篇章字里，读出一些情趣，悟出一番道理来。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刘 屏 1
----------	-------

小 说

上元灯	1
鸠摩罗什	9
梅雨之夕	38
魔道	50
狮子座流星	69
妻之生辰	81
春阳	86
名片	96

黄心大师	108
------------	-----

散 文

书相国寺摄景后甲	130
书相国寺摄景后乙	134
雨的滋味	138
鸦	154
画师洪野	
——无相庵随笔	160
无相庵急就章	164
手帕	173
玉玲珑阁丛谈	177
他要一颗纽扣	187
驮马	193
河内之夜	197
栗和柿	202
一个永久的歉疚	
——对震华法师的忏悔	207
一人一书(上)	211
一人一书(下)	219

日 记

同仇日记	228
------------	-----

上元灯

十三日

孩子们都在忙忙碌碌地把他们在闹市里买来的各式花灯点上。天色已傍晚了。一阵一阵的冥鸦在天井上飞过，看见这些红红绿绿的兔子灯，马头灯，被这般高兴的孩子牵着耍，也会满心欢喜地归到它们的平铺着天鹅绒的巢中消度这个灯节。

忽然，我想起前几天正听说她在忙着扎花灯，此时想必早已完工，满挂在她书室中了。自从初四那一天我曾到她家去拜年以后，就没有看见过她。我想借着看灯的原由去看她一遭也好。

打定主意之后，不由得俯下头来向我身上一瞧。唉！

我走入内室，妈正坐着啜茶，我说：“妈，我要换一件袍子穿。”

“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谁叫你不愿意！”妈说。

“那件新袍子颜色浅得奇难看，谁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讪笑！”

“谁会讪笑你？还不是崭新的杭绸皮袍，比你身上这件脱了线脚的旧袍子好看得多，我看你还是穿了出去罢，你又没有第三件皮袍子。”

妈这样诚恳地说。

勉强披上了新袍子，趑趄趑趄的穿过了几条小巷——只因为我不敢走大街，来到了她家。照例招呼了她的母亲和她家诸人，便走入了她的书房。她正在挂她自制的花灯，纸的，纱的，绸的，倒也不下十多个，也有六角形的，也有方的，也有鲸鱼式的，果然夺目得很。她这时高高地站在一只方凳上，手中提了一只彩灯，扎成一座高楼的形式，正将它挂在中间。她看见我便从凳上跳了下来。她原是从来就那样的可爱。她笑盈盈地说：“你来看灯吗？你看我这许多灯哪一架最好？”

我约略将这许多灯都看了一遍，实在我以为都是扎得非常精巧，没奈何，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楼式纱灯。

“你说这一架最好吗？”她将那架灯提高了些说。

我说：“可不是这架最精致！”

她很得意似地道：“这架果然不算坏，可是最精致的还轮不到它呢！”

她说说着不住地将两缕柔黑的眼波浏览她的成绩，最后转看着我，她此时似乎得意极了，这般多情的天真啊！

上元灯

3

我便问她哪一架灯是最精致的？她只是抿着朱唇浅笑。指着她手中的灯，她说：“你猜，我这架灯替它取个什么名字？”

“我可猜不出你替它取了怎样雅致的名字。”

“我叫它做‘玉楼春’，你看好不好？”

她这般说，脸上现出一派天真的愉快的骄矜。

“好，我早就猜着你准是替它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过了元宵，你该将这架灯送给我。”

“为什么我该送给你这架灯？”她又笑着说。

“这架灯要是不该送给我的，为什么你将它扎得这样精致？”我也微笑着向她说，害她脸上薄薄的飞上了一阵红霞。

她俯首将她的“玉楼春”拨弄了些时，才抬起头来；我看她还余霞未褪。她说：“为什么此刻你不要拿去，却要待过了元宵？”

“我家里也没有什么精巧的灯能一齐挂起来欣赏；横竖挂在你这里，我也一样看得。还是挂在你这里格外有趣味些。”我如此答她。她沉吟了半晌说：

“好，过了元宵节你准来摘了去罢。”

“谢谢你！”我谢了她使她又害羞了。她一瞥眼看见我穿着这样一件浅色的皮袍，便说：“你为甚穿着这件袍子，怪刺眼的？还是穿那件旧的好。”

我轻轻地向她叹了一口气。她也不再说什么，依旧将两缕眼波注视着我。啊！我懂得她的表情，我是如何难受！

我们沉静了一刻儿，便分别了。

十四日

下午四点多钟，我偷闲又到她家。走进她的书房，一眼

看见她的表兄在与她闲谈；含含糊糊地招呼了之后，便默默地坐下。偏是他刺刺不休地与她多说，冷落得我一点没有与她谈话的机会。但我既然来了，却也不甘就走，只好抑郁地闲坐着。

好容易她母亲在内室叫了他去。她便移着一缕懊恼的眼波向我：

“多讨厌，噜噜苏苏地强要人与他谈天！怪不耐烦的！”

我但向她微笑，也不便多说什么。她问我：“今天不穿那新袍子了吗？”

我笑着道：“遵你的命，不穿了。”

这时我才有闲心去浏览她的花灯——在十多个灯中间却遍寻不到昨天的那架“玉楼春”！不觉得纳罕。我便问她“玉楼春”在哪里。

“早给他摘了去了。”她很简约地答我。

“谁摘了去？是你表兄吗？为什么你失约于我？”我很急切地问。

“我又不存心失约，我何尝不竭力想留着给你！可奈他执拗着要，涎着脸向我讨。妈妈又偏说换一架八角灯给你，他便不由我分说地强摘了去，叫我也奈何他们不得。”她这样断断续续地说，声音颤抖得怪伤心的。

我只觉得有些懊恼，默默地坐在椅上，也不说话。我暗自沉思，愈想愈觉得不自在。我自言自语地说：“只差了一条……”

她忽然站起身来，走到我所坐的椅旁另一椅上坐了。她脸向着我：

“你在说什么？”她很急切地问我。

我为烦恼的神经所刺激，说：“我只差了一项条件：我不

像人家能穿着猢猻袍子，博得许多方便。我这般衣着的人便连一架花灯的福分也没有。”

我这样愤激地说，她早就两个眼眶中充满了欲堕不堕的珠泪。她将手帕掩拭着眼泪，身子渐渐地靠近了我，低低地说：“你为什么说这些话？你想我何曾有一天因为你的衣着而冷淡你！那架‘玉楼春’也不是我存心要送给他，你也得谅我处的地位。你想我难道为这些事而使妈生气吗？况且如果我今天将那架灯一定要留给你，也要听妈的絮聒，反而使你将来不方便，你难道不懂得吗？”

她这样的说，我有些懊悔不该这样说得使她伤心了。

但总含着这一段烦恼。我对着花灯，对着她，不觉得飘落些眼泪。过了半晌，她断断续续地说：“不要为什么条件而烦恼罢！”

她的表兄来了，我们掩饰地各自拭去了泪痕，没精打采地胡乱敷衍了一阵。看看天色已晚，我便想走。她邀着我在她家晚饭，我便坚辞了出来，走到仪门还见她在高声地说：“明天来吃元宵！”

独自打从小巷中回去，眼前一片的花灯在浮动，心中也不觉得是欢喜，是忧郁，只想起了李义山的伤心诗句，我走着吟着：

“珠箔飘灯独自归。”

十五日

想昨天的事情，真够我伤心。她曾叫我去吃元宵，去还是不去呢？饭后我踌躇了半晌，决定了姑且去走一遭。到

她家，幸喜她表兄已去，她母亲也不在家，我们能有安闲的机会谈天。

才坐下，她便问我昨晚何以不肯吃了晚饭走。

我说：“我哪里愿意和你表兄同桌？假如我昨晚在此吃饭，准听见他和你妈两个人的冷嘲。不用说我不能听，便是你怕也一百二十分的难受。”

她沉吟着也不则一声。我看她胸部一起一伏地呼吸似乎异常地紧张。她徐徐地说：“我本想等饭后他去了再给你一个灯作为‘玉楼春’的补偿品，却不知道你不愿意在这里吃夜饭，匆匆地便走了。……其实……其实你还是不吃饭好。”

“什么，他们昨晚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们说什么呢！左右不过是些听不进的话。”

我很想听他们究竟在背后说我些什么。我又问她：

“他们究竟说我什么？”

“我不愿意说给你听。……说起我该得告诉你……昨天……昨天他竟向我说了……”她说着将两眼深深地注视我。

“他向你說什麼？”我问。

“你想他说什么？”她以为我故意那样问她，所以很不好意思地答我。

于是我明白了，不觉地心中跳踊得很猛烈。我急急地问：

“你如何答他？”

“我也用不着答他，拒绝了就完了。”她很坚决似地说。

“真个拒绝了？”

“我为什么要骗你！为此事昨晚妈还批评了我好些，我

也由她。”

“那么如果你妈要勉强你，怎么办呢？”我问。

“由他们，我总是拒绝！”她如是的答我，两眼注视着我，含着一缕隐现的笑纹；她将她的身子移近了我。我垂头坐着，在竭力地搜索。但却不明白我究在搜索些什么。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呼吸都很短促。不多时，她站起身来，招呼我道：“来，我给你一件东西。”说着，她在前走着，出了书房。我便随着她。她引我上楼，到了她的卧室，以前我从没有机会来过。我还未曾将她的精美的卧室浏览清楚，她已指着中间挂着的一架淡青纱灯问我道：

“你看，我留了这架最精致的灯给你好吗？”

我看那架灯果然比“玉楼春”精致得多。四面都画着工笔的孩童迎灯戏，十分的古雅。我说：“好，这个给我也好。”

她很快活地道：“你看比‘玉楼春’如何？我这画是仿北宋画院本画起来的，足足费了我两天工夫呢。”

“这个比‘玉楼春’自然要精致得多。”我说着便将灯摘了下来。“此刻我再不摘去，明天又要不得到手了。”我又说。

她笑着道：“我这个灯因此挂在房里，他哪里能够摘去！”

我说：“他难道不能来要你这个灯？”

“我可不准他进我的房。”她正色地说。

“但是为什么我可以进来？”我笑问她。

她两颊不觉得又红了一阵，低着头只是不开口。我便将灯安放在桌上。走到她身旁，轻轻地在她身边说：“倘若你表兄向你说的话变了是我说的，你可要拒绝也不？”

她猛然间听我如此说，不觉得有些吃惊，脸上忽然转成